

南京最美“女刺客”



杨子馥正在为顾客文身



每个文身作品背后,都有着不同的故事 本版图片由当事人提供

杨子馥曾以为南京的女文身师只有她一个,因为她不认识其他的文身师,也不混文身这个圈子,所以有篇称她“南京唯一的女文身师”的报道出来后,就有人跑到她微博上“踢馆”,说才不是只有你一个呢,还“艾特”了南京其他的女文身师。这个事情之后,杨子馥才知道南京有很多女同行。

后来媒体再报道的时候,她叮嘱,千万别说什么“唯一的女文身师”了,谁知又有好事者给她安了一个“南京最美文身师”的名头。这个标题一出来反而没有人过来吵架,因为过来“比美”就没有必要了,有的时候杨子馥会拿这个来自嘲。“因为我没有那么大野心,要把这个做得多大,它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。”

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



人物档案

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,杨子馥做过很多事,在杭州做过美术老师,后来搬到南京的江心洲开始画画创作,还是因为经济问题没能一直坚持当个与世隔绝的自由画家,来南京城里找了一家杂志社做设计,做了半年不到就辞职,然后背起包自己走了一趟丝绸之路,也自己创业开过一家专卖中亚饰品的小店。但脑子里满是关于自己到底要做什么的各种想象和疑问,直到踏进文身行业。

挡疤

王多文身的理由很简单,挡疤。

那是阑尾余孽,手术残根。医生的忠告是,要么装个前卫的拉链,要么文个身。王多选择后者。现代社会对艺术青年来说真是方便。他的文身师杨子馥编着麻花辫,穿着无袖T恤,外面套着一件宽大的背带式工作服,右臂直达肩胛文着一个反弹琵琶的飞天,这身行头真是妙极了,尤其当他考虑到杨子馥的那双手画过油画时。

翻了几张,立刻花了眼,不过他很快被一幅人像吸引,一个裸着上身的女人背部,腰窝处文了朵鲜红的菊花。

红色的菊花他还从没见过。但是文身师说这个要3000元,而且男人文这么一朵大红花是不是太妖了。

王多知道这是身体雕刻,将跟随一生,不能被金钱和一时的冲动左右。最后他选了一只海锚,只要1000元。当然跟钱没关系,文身师说对疤来说它合适。

他露出肚皮,准备接受针尖的考验。但杨子馥使劲在那儿拍了一下。你小时候玩过贴纸吗?就是用吐沫把纸片上的小人粘到本上。王多肚皮上粘了一张画着海锚的纸片,湿漉漉的。揭下纸片,轮廓留在肚皮上,这是杨子馥画的草图。

躺上工作台就闻到医院的味道,看见狰狞的文身机,王多闭上眼睛。文身机“嗡嗡”的一响,他明白了,是疼。

大概过了两个小时。杨子馥告诉他,好了。

王多感觉像做了一次外科手术一样爬下工作台。海锚在纸上一个样子,在他肚皮上是另一个样子,弯弯的锚钩像在微笑。他觉得自己的肚脐像只小眼睛,整个身体特别有存在感。

文身师杨子馥带着满足的神情向他告别:“三天不能洗澡,一星期不能揉搓。”

洗刷

钱爱国是被女友硬拽过来的。

他的腹股沟部位文着前女友的名字“媛”。女友没想到,钱爱国会干这种没有深度的事情,更没想到他会交这么无聊的女朋友,无聊到文身来证明爱。这种事情是十几岁的愣头青才会做的吧。

也不能怪钱爱国,是他前女友逼着他文的,“她说了,她什么都给了我,我为什么不能替她文个身?为什么不能证明自己爱她,想和她结婚?我也是被逼无奈才文的啊!”奇怪的是,当钱爱国刚文好她的名字,那女孩就离开了他。

还算好,只有一个字,字体也不算太大。杨子馥选择用一个山峦来遮盖。将汉字拉个三角,直接涂黑,再衬两个山峰叠影,很快就好了。

通常遮盖图会很大,大图里面带一小块深色,这个深色区域刚好能够遮盖住原有的文身,所以一般的遮盖图会比原来的大很多。但钱爱国本人也是设计师,能够接受这种极简风格,效果倒也不错。

“这种事情,我遇到太多,这是我特别反对的,有很多热恋中的男女过来,要文对方的名字,我一般会问,回去好好想想吧。不行,一定要文。”作为过来人,杨子馥很想给他们一点忠告,但是听话的人不多。

去年有一个姑娘,非要文男友的名字,坐在这边给杨子馥讲她的感情经历,杨子馥劝了好久也没用,无奈之下,给她做了一个非常抽象的图案,基本上看不出那个人的名字。

今年女孩跑过来,告诉杨她没有跟那个男的在一起,她非常感谢杨,当时没有给她做一个那么明显的文身,但是她还是希望做个遮盖,把那个文身彻底盖掉,让人更加看不出来是什么。

纪念

“文身疼吗?”

“疼。不同的人、不同部位痛感也都不一样。简单地说,太阳晒得到的地方都还好。手肘、脚踝、脚背、胸部这些部位相对更疼一点,不那么疼的,就是背部、大臂外侧。大臂外侧跟内侧区别特别大,那根线一划过来你就能感觉到,内侧特别疼。”

“会流血吗?”

“会。针尖会刺到真皮层的中部,会有少量的血渗出来。刺浅了容易脱落,刺深了会造成皮损,甚至皮肤增生。”

6月9日,那天正好高考,杨子馥接待了一个顾客,是个贵州女孩。她从贵州到了南京,找杨子馥文身,准备文完之后第二天直接转上海飞美国,她是出国留学读牙医。又是一位赶在出国前圆梦的姑娘,送自己一个成年礼。

过来之前两个人在网上已经联系很久了,把图都定好了。女孩在微博上看到杨子馥发的甲虫系列手稿,也想文,不过要文一个更大更漂亮的。

之后她有了更明确的想法,文一只圣甲虫,这是一种经常出现在古埃及电影里的生物,它们守护法老的陵墓,长着蜥蜴的身体,鹰的翅膀。她相信这会给她带来好运。

后来,女孩又发来一张图,图片上的女人胸部下方有个文身,非常性感,她说她也要文在这个位置。

这个部位非常疼。初次文身,又是那么大的图,至少需要三次才能完成,每隔十天来做一次,但因为女孩赶时间,一次性做完了,需要很大的勇气。煎熬了8个小时,从下午1点文到晚上将近10点,中途休息了好几次,最后两小时基本是每一针都疼到叫。

“那么疼,你还忍心下手?”

“嗯,必须冷静专注,就像印钞厂的工人见到钞票一样无动于衷。”

过客

老胡来过杨子馥的文身馆好几次,每次坐下来就自己泡壶茶,看杨子馥给别的客户文身,然后把文身馆的图册翻一遍,静静地坐上一个小时,杨子馥不用管他,他时不时地跟杨说几句话,挺自在的。

老胡四五十岁,年轻的时候就文身,想了几十年了,心里痒到有好几次跑去买了文身贴纸偷偷贴身上,舍不得洗掉。但是老胡的母亲和妻子都极力反对他文身,所以他一直没有完成这个心愿。老胡是一名职级不低的公务员,到最后,他还是没有文。

杨子馥接待过一个阿姨,将近60岁了,比杨子馥的妈妈年纪还大点。她拉低衣领给杨看她胸前的那朵小玫瑰花,那是她二十年前文的,效果不太好吧。

她想修补下这朵花,还想添加一些图案,文到穿低领T恤的时候,那个图案还能露出一点点。这个要求很出乎杨子馥的意料。她在玫瑰花上加了一只振翅欲飞的燕尾蝶,整体上又做了一些延伸和美化。阿姨的皮肤保养得特别好,没有一点褶子,是个医生。

也有道上混的、南京话叫“活闹鬼”找过来。“他们反而是我遇到的非常好相处的人,很好说话,对你非常尊重,非常信任,带着崇拜的眼神告诉你他要文一个仙鹤,我画出来的图他们基本不会再有别的意见。他们很爽快的,从来不会跟你还价。”

最不好伺候的是文艺青年,他们的图一般都不会很大,要求还特别多,比如一个做乐队的男生,他定了一个小丑,他用了很多形容词来描述小丑的状态,什么“有一点戏谑,有一点自嘲”,让杨子馥去把它画出来,这种反而很难。

“文艺青年的想法多,反而是‘大哥’好伺候。”

(文中人物除杨子馥外均为化名)